

小德蘭及老子神秘之境的對照

郭果七¹

本文作者綜合吳經熊先生《中國人文主義與基督徒靈修》中有關老子及小德蘭的文章，並可看出東方及西方靈修在表達與描寫神秘境界時的同與異。

前言

吳經熊繼《超越東西方》²與《內心樂園》³二書之後，1965年在美國出版了 *Chinese Humanism and Christian Spirituality* 《中國人文主義與基督徒靈修》⁴，這本文集之中除了〈愛的科學〉一篇是1940年的舊作之外，其餘10篇文章都發表或完成於1957~1965年間，內容包括孔孟傳統思想、中國古聖的悅樂精神、老莊新解、老子與小德蘭的比較、現代科技與基督文明的東方觀點、基督信仰統合東西方文化的可能性、中國倫理與基督信仰。

¹ 本文作者：郭果七，聖功修女會修女，輔仁大學宗教學系碩士。曾於聖功女中教授國文，並參與修會培育工作。

² 周偉馳譯，雷立柏註，《超越東西方》（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2）。

³ 黃美基等譯，《內心樂園：愛的三部曲》（台北：上智，2003）。

⁴ Edited by Paul K.T. Sih, *Chinese Humanism and Christian Spirituality – Essays of John C.H. Wu*, (New York: St. John's University Press, 1965)，以下簡稱 *Humanism*。

其間，吳經熊始終念念不忘聖女小德蘭對他的啓發。他越深入研究小德蘭，越能體會老子的神秘之境。在“Taoism”（道家）一文中，吳經熊先澄清他所指的是道家哲學而非道教，並往前追溯道家的淵源。本文主要在介紹“St. Thérèse and Lao Tzu: A Study in Comparative Mysticism”及“Thérèse and Céline”一文中有關老子哲學及小德蘭靈修中神秘境界的比較，並採用其相關的資料。

一、老子哲學的神秘觀

（一）老子探源

吳經熊指出，道家哲學或生命的智慧，創始於公元前六世紀寫《道德經》的老子，但許多基本理念早已散見於更早的著作中，特別是《尚書》。孔子曾大量引用，老子書中雖未明白徵引，但不可能不熟悉。吳經熊認同《史記》的說法，老子曾經是周守藏室之史，熟知國家檔案資料，而能拾取古代文獻中散佚的智慧⁵。

（1）天之道

吳經熊指出，道家的核心思想是「一切偉大建基於謙下」。《道德經》是這樣描述道、或天道的：

是以聖人抱一以爲天下式。不自見，故明；不自恃，故彰；不自伐，故有功；不自矜，故長；夫唯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古者所謂「曲則全」者，豈虛言哉？誠全而歸之。（《道德經·22章》）

而《尚書·大禹謨》中，舜這樣讚揚治水有功的大禹：

⁵ *Humanism*, p.53；有關史記之說，見“Who Was Lao Tzu?”, *Chinese Culture*, Vol. XV, No.2, (1974), p.1。

……克勤于邦，克儉于家。不自滿假，唯汝賢。汝惟不矜，天下莫與汝爭能；汝惟不伐，天下莫與汝爭功。

兩者之間有著相似性。又如當商湯即位祀天時，向百姓宣告要將他們的過咎放在自己肩上：

各守爾典，以承天休。爾有善，朕弗敢蔽。罪當朕躬，弗敢自赦，惟簡在上帝之心。其爾萬方有罪，在予一人。予一人有罪，無以爾萬方。（《尚書·湯誥》）

而《道德經》則將這「待罪羔羊」的觀點哲學化：

是以聖人云：「受國之垢，是謂社稷主；受國不祥，是為天下王」，正言若反。（《道德經·78章》）

吳經熊推測，老子接觸許多王室檔案，細思統治者的興衰起伏，建構他長遠的歷史觀；在人世變動不居的命運背後，洞見不變而「永恆的道」。他以極端豐富的心智與犀利的觀察力，敏感於生命中那樣多的矛盾。反過來，他也觀察到歷史上真正的偉人，最不在意自己的榮耀或利益，只想到如何使眾人得到平安：「是以聖人後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道德經·7章》）、「聖人不積，既以為人已愈有，既以與人已愈多」（《道德經·81章》）⁶。

（2）德行的培養

老子對於德性最有名的說法是「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下德不失德，是以無德」（《道德經·38章》）。他並不是認為不道德是德性，只是不認為應以占有的精神刻意從事，因為真正的道德來自與道或天道的合一。真正有德的人將自己的美德歸給上

⁶ *Humanism*, p.53~55.

天及道的運作，絕不自以為是。

老子看重德性的實踐，他從道的角度發現聖人之德在於：「善者吾善之，不善者吾亦善之，德善。信者吾信之，不信者吾亦信之，德信」（《道德經·49章》）。對於道德的培養，老子說：「我有三寶，持而保之，一曰慈，二曰儉，三曰不敢為天下先」，並加以解釋⁷：

慈故能勇、儉故能廣、不敢為天下先，故能成器長。
今舍慈且勇、舍儉且廣、舍後且先，死矣。夫慈以戰則勝，
以守則固，天將救之，以慈衛之。（《道德經·67章》）

(3) 象徵的使用

吳經熊指出，老子以「玄牝」為「道」的象徵：「谷神不死，是謂玄牝，玄牝之門，是謂天地根」（《道德經·6章》）。老子之與眾不同，在於他洞悉這玄妙的陰性的奧秘，「而貴食母」（《道德經·20章》）。

老子以新生兒來象徵「德」，也就是與道合一者具體可見的效果：「含德之厚，比於赤子」（《道德經·55章》）。

老子用「水」來象徵道的作用：「上善若水，水善利萬物而不爭，處眾人之所惡，故幾於道」（《道德經·8章》）、「天下莫柔弱於水，而攻堅者莫之能勝，以其無以易之」（《道德經·6章》）。水甘居卑位，成就了江海的偉大：「江海所以能為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之」（《道德經·66章》）⁸。

⁷ *Humanism*, pp.55~57, 112.

⁸ *Humanism*, pp.56~57.

(二) 老子的神秘：復歸於嬰兒

老子以嬰兒來象徵世界初起時的天真無知。嬰兒的特質深深地吸引著老子：

含德之厚，比於赤子。蜂虿虺蛇不螫，猛獸不據，攫鳥不搏。骨弱筋柔而握固。未知牝牡之合而全作，精之至也。終日號而不嘎，和之至也。知和曰常，知常曰明。益生曰祥，心使氣曰強。物壯則老，謂之不道，不道早已。
(《道德經·55章》)

我們若願回歸那失落的原始狀態，必須先回到赤子的精神。吳經熊認為恢復赤子的精神是老子哲學的基調。這精神要恢復，唯有被動地順服道的運作。老子用陰性或雌來象徵這被動性，它使我們回歸原始的純真。《道德經·28章》以詩體描述⁹：

知其雄，守其雌，為天下谿。為天下谿，常德不離，復歸於嬰兒。知其白，守其黑，為天下式。為天下式，常德不忒，復歸於無極。知其榮，守其辱，為天下谷。為天下谷，常德乃足，復歸於樸。

(1) 知其雄守其雌

陽或雄象徵道的強壯與積極，陰或雌象徵道柔弱被動的運作方式。《道德經·25章》：「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獨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為天下母。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強為之名曰大。」為何稱為母而不稱父？吳經熊說明，正因為道的運作常是靜而謙下、退而不爭、包容一切、利益群生的。於是老子說「道常無為而無不為，侯王若能守之，

⁹ *Humanism*, pp.98~99, 103~104.

萬物將自化也」(《道德經·37章》)、「上善若水，水善利萬物而不爭，處眾人之所惡，故幾於道」(《道德經·8章》)、「大國者下流，天下之交，天下之牝。牝常以靜勝牡，以靜為下」(《道德經·61章》)。

此外，在成德的追求上，須懂得擴張與收斂之道：「天門開闔，能無雌乎？」吳經熊指出唯有培養母性的溫柔，才能達到真正持久的強。如同莎士比亞所說：「能有巨人的力量極好，用力時像個巨人則是暴行」¹⁰。

(2) 知其白守其黑

在吳經熊看來，白代表道自身的無上光明，黑象徵道在我們眼中的反映。由此衍生出的說法還有「明道若昧」、「上德若谷，大白若辱」、「大音希聲，大象無形」(《道德經·41章》)。我們若願瞥見道、即使是最微弱的一眼，必須放下令人混淆的人間的見解、沈潛到心靈最深處，那「玄之又玄」不可測的黑色，是通往「眾妙之門」(《道德經·1章》)。

這「眾妙」如此隱微，若不從這光耀奪目的世界退到心靈的靜夜中，重新收拾自己，將永遠不可能覺察。唯獨在那靜夜、聖女小德蘭所稱的「地下密道」裏，老子藉著「塞其兌，閉其門」(《道德經·52章》)，找到了內在的光明，如同赤子般溫馴地「奉行這光的教導」(即老子在《道德經·27章》中所說的「襲明」)。於是「不出戶，知天下。不窺牖，見天道。其出彌遠，其見彌少。是以聖人不行而知，不見而名，不為而成」(《道德經·47

¹⁰ *Humanism*, pp.99-100; 莎翁之言吳經熊引自 *Measure for Measure*, I. ii, 107。

章》)¹¹。

(3) 知其榮守其辱

老子所揭舉的大道不易令人理解。老子承認「上士聞道，勤而行之。中士聞道，若存若亡。下士聞道，大笑之。不笑不足以爲道」（《道德經·41章》）。對於他人的嘲諷，吳經熊發現老子以笑來回應：「百姓皆注其耳目，聖人皆孩之」（《道德經·49章》）；並自我安慰：「天下皆謂我道大似不肖。夫唯大，故似不肖。若肖，久矣，其細也夫」（《道德經·67章》）。

但當涉及道的聲譽時，他發聲說：「言有宗，事有君。夫唯無知，是以不我知。知我者希，則我者貴。是以聖人被褐懷玉」（《道德經·70章》）。吳經熊指出老子自知胸懷寶玉，才堪當穿上愚蠢的外衣來覆蓋智慧：

眾人熙熙，如享太牢，如春登臺。我獨泊兮其未兆，如嬰兒之未孩。儻儻兮若無所歸。眾人皆有餘，而我獨若遺。我愚人之心也哉！（《道德經·20章》）

由於足夠客觀，他看清自己在世間的角色；由於幽默，他能盡情地笑自己的命運，他接著說：

沌沌兮，俗人昭昭，我獨昏昏。俗人察察，我獨悶悶。澹兮其若海，颺兮若無止。眾人皆有以，而我獨頑似鄙。我獨異於人，而貴食母。（《道德經·20章》）

吳經熊表示，從這些自白足以證實老子是一位真正的神秘家¹²。

¹¹ *Humanism*, pp.56, 100~101.

¹² *Humanism*, pp.102~103.

二、小德蘭及老子神秘之境的對照

(一) 小德蘭的神嬰小道

吳經熊指出，小德蘭神嬰小道的主旨是：孝愛天主，如同孩童愛父母般地愛天主。這個靈修方法最簡單、也最卓絕，因為這是條整全的道路¹³。

吳經熊以弔詭及孝愛來綜合小德蘭的神嬰小道。基本上她與耶穌心心相應，如同聖母般把耶穌的話默存於心，反覆思量；再從每日生活中傳遞所體會到的深意。她一心一意、忘我地愛著基督，渴望全人類都能認識並愛慕祂；於是將自己所嘗到、看到的良善耶穌，介紹給人靈。一旦成功，便喜樂地退場，讓人靈獨自與祂為侶。猶如洗者若翰所作的比喻「……人娶婦而為新婿、新婿之友立而待之，聞其音則洋洋而喜」，因此，「彼當日益，而我宜日損」（若三 29,30）¹⁴。

(1) 弔詭

吳經熊形容小德蘭的生活本身就是一種弔詭。她越不考慮自己，越成為自己。教宗碧岳十二在還不是教宗時曾經說過，這位加爾默羅小修女，雖然在世還不及半個世紀，她的小書《靈心小史》卻影響著世界各地無數人靈。

吳經熊從她的著作中發覺她用一連串的矛盾來教導人：被淘空是被充滿、赤貧是真正的富有、吃苦是福、弱小是強大、生活是流亡、失去喜樂是真喜樂、無家可歸就是為主安家、忘記自己是被天主記得、越喝越渴，而這渴有著使你滿足的東西、

¹³ *Humanism*, p.137.

¹⁴ *Humanism*, p.95.

愛不可愛的人才是真愛、全力盡責但不把它當作珍寶、依附那一位就是擁有整個宇宙.....等等。他認為她所謂的「小道」其實包含了一切道路。

(2) 孝愛

神嬰小道最簡單的說就是小德蘭把小孩子對父母的孝道，用在由聖神所生的子女與天主的關係上。吳經熊引用墨西哥總主教 Luis M. Martinez 的話說明，人靈完全信靠天主，並將整個心交給天主，是受到聖神孝愛之恩的影響。一千九百多年以來，福音所宣稱的：「吾實告爾，爾若不幡然化爲赤子，則末由進天國」（瑪十八 3），不曾有人像小德蘭那樣完全了解、傳遞及實踐。她對天主無盡的信心是出自孝愛的信心；她能將自己所有、所是完全交託天主手中，便是孝愛之恩的結果。

吳經熊指出孝愛之恩與溫恭的真福有著特別的關係。溫恭從孝愛流露，包含著弱小謙下、隱退溫馴、自我節制、體諒、忍耐到足以擔待自己的不完美、逆境中的喜樂、自嘲的雅量等特質，對小德蘭有著不可抗拒的吸引力。

(3) 儒與道綜合的提示

吳經熊指出，身爲中國人，小德蘭的神嬰小道讓他同時想起孔子的孝道和老子對低下、溫馴、雌、嬰兒等神秘意含的洞見。吳經熊說明，小德蘭的靈修能如此相似本質上彼此對立的儒道二家，竟沒有絲毫相抵觸之處，提示著超出儒、道的基督信仰，可調和這兩者¹⁵。

吳經熊認爲要充分理解孔子所說「君子之事父母如事天，

¹⁵ *Humanism*, p.122, 註 13。

事天如事父母」，要等到基督降生。但孔子預先指出基督徒的遠景，如同陸徵祥《孔子與耶穌之道》一文中的觀察：「基督信仰的啓示是人間諸路的相會點，在這獨特的交會點上，耶穌基督的孝道表明人類能夠、且有資格與天上的父團聚。」

基督不是來摧毀，而是來滿全自然律的教導。吳經熊仔細研究小德蘭怎樣事奉天主如同她的父母，不得不承認她已經實現了孔子的教導，甚至超出他的夢想。這不是因為她的天賦勝過孔子，而是出自基督孝愛的身教。吳經熊讚嘆對中國人而言，回顧那已實現的渴望，更喜樂於見到這成真的事實¹⁶。

（二）小德蘭靈修的神秘之境

吳經熊在老子神秘之境的對照下，發現小德蘭的靈修與老子極為相似。反之，也在她的對照下，更能了解老子的神秘。

（1）知其榮守其辱

吳經熊認為，嚴格說來，只有基督稱得上《道德經》所謂的「知其榮守其辱」。例如聖保祿所形容，吳經熊所謂「上帝的瘋狂」：

爾等宜以基督耶穌之心為心。夫彼神也，與天主等齊而不居焉，乃屈尊紆貴，自甘為僕，而降生為人。其為人也，復謙之又謙，損之又損，惟天主之命是從；鞠躬盡瘁，死而後已，終至致命於十字架上。（斐二 5~8）

小德蘭曾在給姐姐瑟琳的信中指出，耶穌的愚蠢在於：這位榮耀超過高天的君王、竟想在人類小小的心靈中尋求祂的寶座。在聖三完美的悅樂中，祂竟然到人世尋找罪人為友、為密

¹⁶ *Humanism*, pp.96~98.

友、使他們與自己相似；祂真是瘋了。與祂相比，我們對祂的愚蠢永遠比不上祂對我們的愚蠢、我們的愚行竟是那樣合理，無法達到我們的愛所願成就的。因此吳經熊指出，小德蘭的一生就這樣一心一意地仿效耶穌的愚蠢。死前不久她還說：「我要用在天的歲月為世人做善事。」吳經熊稱之為「知其天守其地」¹⁷！

(2) 知其白守其黑

吳經熊認為基督是照世的真光，但祂小心地隱藏這光，尤其是在被釘死的苦難中，如同先知所預見的：

他沒有俊美，也沒有華麗，可使我們瞻仰；他沒有儀容，可使我們戀慕。他受盡了侮辱，被人遺棄；他真是個苦人，熟悉病苦；他好像一個人們掩面不顧的人；他受盡了侮辱，因而我們都以他不算什麼。（依五三2,3）

這受苦耶穌的慘狀，是小德蘭特別敬禮耶穌聖容的基礎。而敬禮耶穌聖容，是她靈修的主導。天主子，本是「天父光榮之輝映，天主本體之神表」（希一3）¹⁸，而今被悽慘所掩藏，在小德蘭眼中卻「比春天的百合與玫瑰更可愛」。她看到了愛之美，並為此而出神。這受苦的聖容絕不是面具、可隨意戴上取下，而是整個「天父光榮之輝映」不可缺少的一面。祂那天堂的美麗和塵世的「毫無俊美」相距多遠，祂對父、對人類無

¹⁷ *Humanism*, p.104; 小德蘭之言，吳經熊引自 *Collected Letters of St. Thérèse of Lisieux* (以下稱《書信集》) 及 *Saint Thérèse of Lisieux*, tr. T.N. Taylor, 見 *Humanism*, p.123。

¹⁸ 吳經熊在《新經全集》中譯作「天主光榮之輝映」，今按 *Humanism*, p.105 而作「天父」。

盡的愛就有多深！

小德蘭也願意一無華美、默默無聞，她在給瑟琳的信中提到耶穌是隱密的財寶，想要找到它，我們自己必須隱匿，像耶穌那樣掩藏面容。在給 Sr. Marthe of Jesus 的信中，她提到，別擔憂每件事都是晦暗的，因為在天上每樣東西都會是白的，都要沐浴在耶穌、這「谷中百合花」的潔白中。因此，在幽谷裏要耐心、要甘居渺小，小到能被人人踩在腳下而不被察覺。

小德蘭自己也熟識這心靈的黑夜。在一封給姐姐寶琳的信中，她自述置身在黑暗的秘道，但只要這是祂的意思，願意終身走此暗路，直到有一天到達目的地「愛之山」。另一封信中則提到在宣發聖願之前，曾求耶穌替她選擇通往這山頂的路。於是耶穌領她進入隧道，那裏不冷不熱、不晴不雨，只見到半遮掩的光，從耶穌面容垂視的眼中閃耀。吳經熊看到她的靜觀、她的愛在這裏變得純淨了，一切雜質、一切自以為是重心、一切願受安慰的渴求都被洗淨了¹⁹。在給大姐聖心瑪利修女的信中，她說自己的心靈仍滯留在地下隧道裏，但十分喜樂，喜樂於一無慰藉。吳經熊指出她已學會在荒涼中找到安慰，並教導沒有悅樂的永恆悅樂。這就是老子的「味無味」（《道德經·63章》）。

隨著小德蘭內心生活的成長，心靈的黑暗卻加重了，直到變得一片漆黑。這暗夜使得她盲目地信靠天主的愛，從而得到無人能奪走的平安。過世前半個月，她透過窗戶向寶琳指著園裏幽暗的黑洞，形容自己處境的黑暗，但在其中卻感到平安。

¹⁹ 吳經熊引述她事奉耶穌不求回報，純粹出於愛，願為祂贏得人心。見 *Saint Thérèse of Lisieux*。

過世前十天，當被問及她的直觀時，她表白除了自己所見、所聽之外，所知道的絲毫不比別人多；但她的靈魂在黑暗中仍享有驚人的平安。吳經熊指出，這即是老子所說「俗人察察，我獨悶悶」。他們兩位都深知照亮世俗之子的光不是真光。真光只能在幽谷中找到，因為在今生只有「明道若昧」（《道德經·41章》）²⁰。

(3) 知其雄守其雌

吳經熊發現，不論東方或西方，神秘家都喜愛被動的途徑勝於主動。例如聖依雷內曾說，採取行動出自天主的善；接受，屬於人性。忠信的靈魂要以溫順的心，保持心土濕潤，好讓天主在我們內工作，且勿干擾祂繼續的主導，祂的智慧將覆蓋我們內的不完美。小德蘭說「功勞不在於做得多或給得多，而在於多多的接受與愛」；猶如老子所說「天門開闔，能無雌乎」²¹？

老子主張「絕聖去智」且「貴食母」，小德蘭也是。她曾對瑟琳說：「嬰兒在母懷中自然地取得滋養，並未思量這行動的理由。他靠它取得力量來存活，即使這並不是他在母懷中吸奶時的意向。」瑟琳敘述，「她要我們像小孩一樣一無所有，完全仰靠父母供給一切所需。她督促我們一天過一天，不替未來儲蓄任何精神上的財富。」吳經熊看出這正是老子「眾人皆有餘，而我獨若遺」的本意。

當瑟琳感嘆自己該學的太多了，小德蘭卻寧可她說要放下

²⁰ 以上見 *Humanism*, pp.104~107；小德蘭之言，吳經熊引自《書信集》及 *Saint Thérèse of Lisieux*。

²¹ *Humanism*, p.107；吳經熊引自 *At the School of St Thérèse of the Child Jesus* 及《書信集》。

的太多了：「妳把不完善移除多少，耶穌就添加多少財寶在妳心裏。」吳經熊聯想到老子的「為學日益，為道日損」。當看到德蘭對瑟琳說：「妳如果堅持要爬山，絕不可能完美。天主要妳下到心靈的谷底，在那裏，你將學會輕看自己」，吳經熊想到老子說的「上德若谷」²²。

老子不停讚賞水的美德，小德蘭也說，世間唯有最低下的地方不招引嫉妒、虛榮和心靈的苦難。她稱耶穌為「谷中百合花」，只有下到山谷，才能與祂相遇²³。

老子教導「天下莫柔弱於水；而攻堅者莫之能勝，以其無以易之」，又說「人之生也，柔弱。其死也，堅強。萬物草木之生也，柔脆。其死也，枯槁」。吳經熊發現，聖保祿所說「蓋吾之弱，正吾之所以強也」（格後十二 10），在小德蘭的教導中一再出現。她曾指出，蘆葦不在乎彎腰低頭、也不怕被折斷，因為它長在水邊。當彎折時觸碰它的是親切的水波，這水使它重新得到力量，並期盼著下一次的風雨，好能曲折它脆弱的頭。她說：「是它的脆弱為它帶來自信。它不會被折斷，因為不論發生什麼，它決心要見到的唯有耶穌溫柔的手。」這豈不是老子的「曲則全」嗎²⁴？

而老子的「窪則盈」使吳經熊想起小德蘭曾說過，想要催迫天主不定斷我們，只有一個方法——空著手到天主跟前！她慧黠地對寶琳說，這空手帶給她喜樂，因為空無所有，她才能從天主那裏領受一切！她勸人不要囤積財寶，一得到就用掉。這

²² *Humanism*, pp.107~108; 吳經熊引自 Sr. Geneviève of the Holy Face, *A Memoir of My Sister St. Thérèse* (以下稱 *Memoir*)。

²³ *Humanism*, p.107; 吳經熊引自 *Saint Thérèse of Lisieux* 及 *Memoir*。

²⁴ *Humanism*, pp.107~108; 小德蘭之言，吳經熊引自《書信集》。

正是老子所說「聖人不積，既以爲人，己愈有。既以與人，己愈多」²⁵。

吳經熊指出，瑟琳在小德蘭的認可下爲自己的徽章題辭：「輸家總是贏」，必會博得老子的讚同，他說過：「故物或損之而益，或益之而損」（《道德經·42章》）。老子又說過「保此道者，不欲盈。夫唯不盈，故能蔽而新成」（《道德經·15章》），同樣，小德蘭深知成長即是不依靠天主，她說：「我曾盼望不要長大，因爲我知道我絕不可能自己謀得天上永生。」

吳經熊指出，小德蘭富於陽剛的力量與積極主動的精神，然而這些特質只用於平衡、及重新調和她基本的女性特質。事實上，她傑出的英勇與激烈的言行就是發自她典型女性的一心一意，她純真地愛著她神聖的淨配與祂的兒女²⁶。

（三）天主與道的母性

吳經熊指出，老子用「母」來稱「道」之處共不下八章²⁷。天主慈母般的溫柔尤其吸引小德蘭。她常引用聖經「婦女豈能忘掉自己的乳嬰？……縱使她們能忘掉，我也不能忘掉你啊」（依四九15），以及「就如人怎樣受母親的撫慰，我也要怎樣撫慰你們，你們必要在耶路撒冷享受安慰」（依六六13）。小德蘭稱天主爲父，但是一位比母親還慈祥的父（法文 *Papa le bon Dieu*）。

儒利安（Juliana of Norwich）曾稱耶穌爲「我們的母親」，小

²⁵ *Humanism*, p.109；小德蘭之言，吳經熊引自 *Novissima Verba* 及 *Saint Thérèse of Lisieux*。

²⁶ *Humanism*, pp.109, 118；小德蘭之言，吳經熊引自 *Memoir* 及 *Novissima Verba*。

²⁷ 第1、6、10、20、28、52、59、61各章。

德蘭則被耶穌的慈母心腸所打動。有一次由姐姐二姐寶琳攙扶，她在園子裏目睹一隻白色小母雞把小雞保護在翅膀下，感動得落淚。稍後才能說出是因為記起耶穌自比作母雞，讓人認清祂的溫情。她體會到有生以來耶穌就是這樣待她的。「祂把我完全藏在翅膀下，使我再也抑制不住，心中溢流著感恩與喜悅」。她感嘆好天主成功地隱藏起來，極少讓她透過窗格子看見祂慈悲的奇觀²⁸。吳經熊認為這一事件使人明白小德蘭對耶穌淨配的愛。她的心充滿了祂，以致任何一丁點經驗都教她想起祂。而耶穌的傾訴「耶路撒冷乎，……吾之欲集爾子女，如牝雞之覆翼其雛者，不亦頻乎！而爾終莫之許也」（瑪廿三37），揭露了祂母親般溫柔的心。祂知道若不是因為「耶路撒冷」，孩子們會歡欣地聚集在祂的羽翼下。吳經熊解釋，這「耶路撒冷」代表一切聯手讓孩子遠離真母親的力量：「關閉天堂門不讓人進去的神父、組織的邪惡、團體的暴行、宗派心與狹隘的地方主義可怕的障礙、國家至上論者決意摧毀人內心的聖所」。一方面看到母親滋育生命的乳汁被閉鎖，一方面看到飢餓的孩子本能地尋找母親的乳房，卻被無情地阻隔，並餵以毒藥，竟讓他們相信那是乳汁。還有什麼情況比這更悲慘、更令人感傷？吳經熊敏銳地指出，小德蘭固然因為感謝天主的慈愛照顧而落淚，是否她心中還有著當時連她自己都未意識到的渴望？他認為天主的母性觸動了她生命最深處的核心—母親的本能：她也希望聚集今世之子在她的翅膀下、好使他們成為天主的兒女。她最深的渴望是做「眾靈魂的母親」。身為天主無限慈愛的領

²⁸ *Humanism*, p.110, 小德蘭之言，吳經熊引自《書信集》及 *Novissima Verba*。

受者，她的杯爵滿溢，因此，履行手足之愛是她閉鎖的、來自天主額外的慈愛必要的解放。考慮及此，吳經熊便能充分理解她所說的：「功勞不在於做或給得多，而在於接受、在於愛得多」。她的主動性要用她的被動性來衡量；於是，她能是個靜觀者，但不是寂靜主義者；是個積極的工作者，但不是行動主義者。即使榮福直觀也不會妨礙她的傳教行動。她什麼都不選取，但天主給她的多得不能再多了²⁹。

(四) 神秘與德性

吳經熊指出小德蘭的靈修在道德方面相似於儒家，但在神秘風格上與道家更為近似。

小德蘭認為我們應理解人靈不完美、不能擁有任何德行，而我們的主用不完美的人靈為工具。因此一切要提昇到天主的光榮，而不將任何善歸於自己。她曾在信中對聖心瑪利修女說：

請諒解妳的小妹，諒解為了愛耶穌、做祂愛的犧牲者，人越弱小、越無願望或德性，強烈而使人轉化的愛便越容易運作。渴望成為犧牲者固然足夠，困難的是還必須許諾固守貧乏無能。因為我們到哪裏能找到真正神貧的人？

吳經熊指出這些話出自她真正的神貧精神，也教我們深切領悟老子的「大德不德」等哲學多麼幾近於基督信仰精神³⁰。

從小德蘭超出凡人的神秘觀點，她曾喜樂地想到她要去天堂，但當省思我們的主說：「我將快來，我的賞報在我，按照

²⁹ *Humanism*, pp.98, 112；其中小德蘭之言，吳經熊引自 *Novissima Verba*。

³⁰ *Humanism*, p.112；其中小德蘭之言，吳經熊引自 *Memoir* 及《書信集》。

每人的工作予以賞報。」她想我們的主會對她的情況感到困惑：「我沒有工作……好吧，祂會按照祂自己的工作賞報我。」吳經熊指出，並不是她想幽默一下，也不是她臨終前假謙虛，而是因為被高高提升後，她的看法不同於我們還留在山腳下的人。她不否認她為主所做的一切，但她所做的每一件事都已奉獻給主，因此，對她而言，她不再擁有任何工作。再者，聖保祿不是說：「應知一切善念，主實啓之；一切善工，主實佑之」（斐二 13）。他又說：「蓋爾因信而蒙救，實憑聖寵；凡此皆非爾所固有，純出天主之惠賜。無功而受賜，夫孰得而自矜？」（弗二 8, 9）保祿自認比其他宗徒更為勞苦，但嚴格說來，不是他，而是天主的恩寵與他一起工作。

小德蘭看到同樣的真理。她最活躍的日子是在一次流行性感冒暴發時，修院裏只有三個人能健康地服侍其他得病的修女、並料理喪事。她回顧那段手忙腳亂的日子說：「天主待我真好，供給我所需要的力量；我仍難以想像怎能對落在我身上的工作幾乎毫不退避」³¹。

吳經熊指出，小德蘭完全屬於天主，竟想不到有什麼東西是屬於她自己的。她的大姐在給她的信中這樣說：「妳被好天主所擁有，完全地擁有，正如同邪惡者被惡魔所擁有」。既被天主所擁有，她怎能再擁有任何東西？即使是精神的財富，她都當作從天主借來的。同樣，老子被道所擁有，因此看待事情不可能不站在道的立場，而不單單只是人的觀點。這也是為什

³¹ *Humanism*, p.113；其中小德蘭之言，吳經熊引自 *Saint Thérèse of Lisieux* 及 *Autobiography of St. Thérèse of Lisieux*, Msgr. Ronald Knox。

麼他能說出「以德報怨」那崇高的理想，使得他與基督宗教的精神那樣接近。

當有人向孔子提及「以德報怨」時，孔子以「何以報德」回應，而提出「以德報德，以直報怨」（《論語·憲問》）。吳經熊承認在基督啓示之前，想要超出孔子的說法有著極大的難度。有關於此，小德蘭曾經評論瑟琳的生活方式看來是：「善待那些善待我的人，與和藹可親的人友好相處」，很自然地，「只要有人不符合妳意，妳就會激動不安」。這正是福音裏提到的外邦人。反之，「吾主教我們……善待那恨你的人，為迫害你的人祈禱。只善待那些對自己好的人源自純屬人的智慧：換言之，全為自己、一點也不為天主」。吳經熊讚嘆，小德蘭若是知道老子的哲學，將會何等喜悅³²！

（五）降生聖言的啓示

吳經熊指出，老子對道有這樣的觀察：「以其終不自為大，故能成其大」（《道德經·34章》）。對於道的聖人或人，他說「是以前聖人後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非以其無私邪？故能成其私」（《道德經·7章》），又說「聖人抱一為天下式。不自見，故明。不自是，故彰。不自伐，故有功。不自矜，故長。夫唯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道德經·22章》）。

吳經熊自認想不出任何話能比老子這些話更真實地描繪小德蘭。既然小德蘭若沒有基督，就不可能塑造她那樣的人格，那麼，是誰教導老子瞥見如此精妙的真理？吳經熊秉持《若望

³² *Humanism*, p.114; 其中小德蘭之言，吳經熊引自《書信集》及 *Saint Thérèse of Lisieux* 及 *Memoir*。

福音》的說法：聖言光照著來到這世上的每一個人（若一 9）。因此這位衆師之師，既然教導了小德蘭愛的智慧、使她成爲新時代偉大的聖人，也能在祂降世之前，在老子的心中種下同一智慧的某些種子、使他成爲古中國偉大的哲學家。他發現基督的啓示揭開了老子神秘難解的言語背後隱藏的意義，那些話語是聖神在他心中不可言喻的呻吟與殷切的期待。他渴求觸摸那不可觸摸者、理解那不能理解者、聆聽那無法聽到的、看見那不可見者、品味那沒有味道者、並表達那位難以形容者。他瞥見過幾眼，但一出現即刻再看不見。他所用的語言很是吞吞吐吐、變動不居。他說：「道之爲物，惟恍惟惚。惚兮恍兮，其中有象。恍兮惚兮，其中有物。窈兮冥兮，其中有精。其精甚真，其中有信」（《道德經·21章》），又說：

視之不見，名曰夷；聽之不聞，名曰希；搏之不得，名曰微。此三者不可致詰，故混而爲一。其上不皦，其下不昧。繩繩不可名，復歸於無物。是謂無狀之狀，無象之象。是謂恍惚。迎之不見其首，隨之不見其後。執古之道，以御今之有。能知古始，是謂道紀。（《道德經·14章》）

吳經熊不由讚嘆這道對老子而言何等神秘，但這正顯示他的報導是實在的、他的遠見是真實的。因爲真實的必是神秘的，不神秘則必與這位真實的本體無關。

吳經熊指出，只有當聖言成了血肉，也就是道成人身，聖若望才能說：「吾人所言者，乃元始生命之道，而亦吾人所曾耳濡目染，親受撫摩者也」（若壹一 1）。這話老子不曾說過。不過，啓示並沒有除去那神秘，祂越啓示自己，越隱藏自己。祂藏在自然界、在降生奧蹟、在救贖、在聖體裏。所賜予我們

的啓示只足夠我們賴以建立信仰³³。

(六) 苦難奧蹟

吳經熊認為基督為我們而保持謙小，每日仍不斷在聖祭中犧牲自己，不正是老子的理想「知其榮守其辱」的最高典範？而老子象徵性地指出道的聖人「被褐懷玉」，常讓吳經熊想到保祿所形容的：「此真光之在吾人，猶珍寶之藏於瓦器也」（格後四7）。這便是基督的作風。

吳經熊看見小德蘭一心一意愛耶穌，在一切事上，仿效耶穌，尤其是「知其榮守其辱」以及「被褐懷玉」。她在給瑟琳的信中提到，要做耶穌的淨配，就當肖似耶穌「全身是血，頭戴茨冠」。她也願意受人輕視、不為人知，並願藉著默默的犧牲及受苦與耶穌的苦難相結合、使人靈得救。

吳經熊認為她的渴望受苦如同律師想打贏官司一樣的合理。她自己曾說：「由於吾主使我知道祂會透過十字架給我人靈；我越遇到十字架，越覺出受苦對我的吸引力」。整整十年，她不為人知地走上這條小徑，這是她獻給耶穌的花。這花是隱形的，「它的芬芳只為天主」。她的目的只是渴望愛天主並讓祂被人所愛³⁴。

對小德蘭而言，痛苦與試煉來自天主，有兩個目的：首先，天主容許它們考驗我們的愛、使我們完美。她把這些「刺」看作是神聖淨配「愛的保證」，因著接受這些痛苦、更親密地與

³³ *Humanism*, pp.114~117.

³⁴ *Humanism*, pp.117~118；其中有關小德蘭之言，吳經熊引自《書信集》及 *Saint Thérèse of Lisieux* 及 *Memoir*。

耶穌結合。其次，因著與耶穌的苦難結合，這些苦痛取得救恩的價值。因為做耶穌的夥伴就是成為人靈的母親；不經陣痛，哪有母親？因此，她要人別浪費每天遇到的每一根刺，善救人靈。

吳經熊指出，這種「靈性上的母親身分」為女性固然更為自然，但基督每一位真正的使徒，無分男女，都必須是人靈的母親。當保祿對迦拉達人說：「嗟爾小子，吾今重為爾受分娩之痛苦矣。非至基督成形於爾心中，吾之劬勞，寧有已時」（迦四 19），不是沒有理由的³⁵。

（七）道與永恆法

吳經熊探究，老子與小德蘭在情感風格上有如此多的巧合，關鍵在於老子對「玄牝」—永恆的雌性—有著神秘的偏愛，並以此作為道的象徵。老子歸給道的屬性有謙下、忍讓、隱退、慈愛、柔順、沈著、平靜、不武斷、及樂於慷慨地為眾人的好處而自我犧牲。這最後一個德性看來極接近基督信仰的救贖苦難。老子即曾說過：「受國之垢，是謂社稷主。受國不祥，是謂天下王」（《道德經·78章》）。人為自己的罪而受苦的觀念是常見的；為自己的成德而受苦的想法就不那麼普遍，不過仍可從儒家的經典裏找到，如孟子所說：「……天將降大任於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勞其筋骨；餓其體膚，空乏其身；行拂亂其所為。所以動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孟子·告子下》）。但是藉著一人肩負起國家的罪惡，使人民避開大災難的想法，吳經熊在《道德經》之前的中國古籍中還不曾找到，至少不像

³⁵ *Humanism*, p.118; 其中有關小德蘭之言，吳經熊引自《書信集》。

這樣清楚地說出。

吳經熊指出：儒家對「天」的觀點是人格化的，老子對「道」的觀點是非人格的、或超人格的；即使他稱道為「母」，也更接近於擬人法。但從他這代替別人受苦的後果看來，似乎假定著有一個精神性的宇宙、道德的秩序。在其中，一切事物都共同運作，來幫助那些愛自己的同胞愛到忘我的人。此外，雖然整部《道德經》的主題是道與德，「天」一詞多次出現，其意義同於孔、孟所用的天，也就是人格的天。諸如：「功遂身退，天之道」（《道德經·9章》）、「治人事天莫若嗇」（59章）、「夫慈以戰則勝，以守則固。天將救之，以慈衛之」（67章）、「天之所惡，孰知其故？……天網恢恢，疏而不失」（73章）、「天之道，利而不害」（81章）。

吳經熊認為道既屬於天，顯然並不超越天。這道比較符合聖多瑪斯·阿奎那所了解的「永恆法」（eternal law），而非新約聖言（Logos）所指的天主子，除非相當隱僻而曖昧。不過，道或永恆法與聖言有著最緊密的關係。《神學大全》指出，在 Logos 所表達的意義中，永恆法本身即為其中之一。吳經熊認為「道」屬於「天主智慧」這一類型，推動萬物走向它們預期的終向。在神秘家心中，這類型與聖言之間，不可能有明確的界線。

吳經熊明示，基督信仰與道家實質上屬於不同的層次。道家屬本性智慧而基督信仰屬於超性智慧。不過，天主既是本性與超性兩者的創作者，本性的智慧作為超性智慧的鏡子，是合乎情理的。

老子對道的看法如此之高，已超出文詞所能表達，因此我們使用的一切詞語只能當作是一種指示。道是宇宙創生、調節及組成的原理，道是一切存有的第一因與最後的目的；道是道

德律與自然諸法則的根原，但並不同於它們。道充滿並支持著萬物，卻不是任何一物。

吳經熊認為《道德經》並未聲稱要從道自身來談論道，只從道的效果談論它反映出來的道。吳經熊採用聖多瑪斯《神學大全》的說法解釋說：永恆法是不可改變的真理，沒有人能了解它自身，除了「神聖的那位從祂的本質來看天主」。不過，由於真理所包含的每一個知識都從某方面分享並反映著永恆法，一切有理性的人多少能從這些反映中認識它。就像聖奧斯定所說，人在某種程度上認識真理，「至少認識自然律的通則；而其他也多少帶有真理的知識；就此而言，或多或少地認識永恆法」。

吳經熊指出，整體而言，儒家討論的是自然法的通則，道家則超越其上³⁶：

《道德經》主要不在談論自然法的通則，它從永恆法的效果呈現出永恆法隱約的幾瞥，超越了那些通則的範圍。懷著精湛的神秘洞見，老子可以說是最認識永恆法的人士之一。

結語

吳經熊指出，老子對於道運作方式的許多洞見，出奇地接近福音某些部分，正如孔子對道德的教導與福音其他某些部分相符合。對吳經熊而言：

他們是領我到基督的老師；如同暗處閃耀的明燈，直到黎明、晨星在我心中升起。他們先領我到小德蘭，因為

³⁶ *Humanism*, pp.118~121.

他們準備好我的腦與心，能領悟並接納她的「神嬰小道」。

當吳經熊覺察她的小道不過是基督徒靈修回歸基督自己純正的教導時，他確信孔子與老子對天、道、仁的教導，紛紛指向著聖父、聖子與聖神。他讚嘆肯定聖奧斯定的觀察：「即使在基督之前，已有人屬於精神的耶路撒冷，依照天主生活、並中悅於祂」是何等真確³⁷。

³⁷ *Humanism*, p.121.